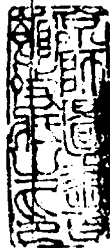
北史

二八



列傳第七十四　循吏　北史八十六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姦禮教以防其欲雖爲政以德理寔殊塗百慮一致在斯而已書云知人則哲又云無曠庶官言非其人爲空官也叡哲之后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嗜欲所召影響從之故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蓋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御之人焉自罷侯置守歷年永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爲用庇人調俗但康平常迹聲有難高適時應務招響必速是故搏擊爲侯起不旋踵懦弱貽咎録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世矣後之爲吏與世沈浮叔季澆漓姦巧多緒居官莅職道各不同故往籍述其賢能以

彰懲勸之道寀魏立良吏傳有張恂鹿生張膺宋世景路邕閻慶胤明亮杜纂裴佗竇瑗羊敦蘇淑齊立循吏傳有張華原宋世良郎基孟業崔伯謙蘇瓊房豹路去病周書不立此篇隋循吏傳有梁彥光樊叔略趙軌房恭懿公孫景茂辛公義柳儉劉曠王伽魏德深其張恂鹿生宋世景裴佗羊敦宋世良郎基崔伯謙房豹趙軌房恭懿各附其家傳其餘皆依時代編緝以備循吏篇云

張膺不知何許人也延興中爲魯郡太守履行貞素妻女樵採以自供孝文深嘉之遷京兆太守清白著稱得吏人之忻心焉

路邕陽平人也宣武時除東魏郡太守莅政清勤經年儉
日出家粟賑賜貧窘靈太后下詔褒美賜龍廐馬一匹衣
一襲被褥一具稍遷南青州刺史卒
閻慶胤不知何許人也爲東秦州敷城太守頻年飢儉慶
胤歲常以家粟千石賑恤貧窮人賴以濟部人陽寶龍一
千餘人申頌美政有司以聞靈太后卒無褒賞
明亮字文德平原高昌人也有識幹歷員外常侍延昌中
宣武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
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
授帝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卿獨欲乖衆妄相清濁所請

未可亮曰今江左未賓書軌宜一方爲陛下投命前驅拓定吳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賤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輕因請改授平遠將軍帝曰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遠乎亮乃陳謝而退除陽平太守清白愛人甚有惠政轉汲郡太守爲政如前舉宣遠近卒二郡人吏迄今追思之

杜纂字榮孫常山九門人也少以清苦自立時縣令齊羅喪亡無親屬收殮纂以私財殯葬由是郡縣標其門閭後居父喪盡禮郡舉孝廉稍除積弩將軍從征新野及南陽平以功賜爵井陘男賞帛五百匹數日之中散之知友時

人稱之歷武都漢陽二郡太守竝以清白爲名明帝初拜清河内史性儉約尤愛貧老問人疾苦至有對之泣涕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帛惰者加以罪譴弔死問生甚有恩紀除東益州刺史無御邊威略羣氐反叛以失人和徵還遷太中大夫正光末清河人房通等三百人頌纂德政乞重臨郡詔許之孝昌中爲葛榮圍逼以郡降榮以爲常山太守榮滅卒於家纂所歷任好行小惠蔬食弊衣多涉誣矯而輕財潔己終無受納爲百姓所思號爲良守天平中贈定州刺史

竇瑗字世珍遼西陽洛人也自言本出扶風平陵漢大將

軍武曾孫崇爲遼西太守遂家焉曾祖堪慕容氏漁陽太守祖表馮弘城周太守入魏父冏舉秀才早卒普泰初瑗啓以身階級爲父請贈詔贈平州刺史瑗年十七便荷帙從師遊學十載始爲御史後兼太常博士拜太原王尒朱榮官榮留爲北道大行臺左丞以拜榮官賞新昌男從榮東平葛榮封容城縣伯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尒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爲主南赴洛陽至東郭外世隆等遣瑗奏廢之瑗執鞭獨入禁內奏願行堯舜事曄遂禪廣陵由是除給事黃門侍郎孝武帝時爲廷尉卿及釋奠開講瑗與温子

昇魏季景李業興並爲適句天平中除廣宗太守政有清
白之稱廣宗人情凶戾累政咸見告訟唯瑗一人終始全
潔轉中山太守聲譽甚美爲吏人所懷及齊神武班書州
郡稱瑗政績以爲勸勵後授平州刺史在州政如臨郡又
爲神武丞相府右長史瑗無軍府斷割才不甚稱職又行
晉州事及還鄴上表曰臣伏讀麟趾新制至三公曹第六
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三返覆之未得其門
何者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大父
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
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

子不言也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制斯條用爲訓誡恐千載之下談者諠譁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所不取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既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司謂不宜改瑗復難云局判云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

將欲何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
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同天下可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
所之乎事雖停寢除大宗正卿宗室以其寬士相與輕之
瑗案法推正甚見讎疾官雖通顯貧窘如初清尚之操為
時所重領本州大中正兼廷尉卿卒官贈太僕卿濟州刺
史諡曰明

蘇淑字仲和武邑人也兄壽興坐事為閹官後拜河間太
守賜爵晉陽男及壽興將卒遂冒養淑為子淑熙平中襲
其爵後除樂陵內史在郡綏撫甚有人譽後謝病乞解有
詔聽之人吏老幼詣乞淑者甚衆後歷滎陽中山二郡太

守卒淑清心愛下所歷三郡皆為吏人所思當時稱為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衞大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謚曰懿齊神武追美清操與羊敦同見優賞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也少明敏有器度初為齊神武驃騎府法曹參軍賜爵新城伯累遷大丞相府屬深被親待每號令三軍恒令宣諭意旨尋除散騎常侍周文始據雍州神武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謂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殞首而已不敢聞命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尋悔遣追不及神武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後除相府右長史遷

驃騎大將軍特進進爵爲公仍徙封新安後爲兗州刺史華原有幹略達政體至州乃廣布耳目以威禁境內大賊及隣州亡命三百餘人皆詣華原歸款咸撫以恩信放歸田里於是人懷感附寇盜寢息州獄先有繫囚千餘人華原科簡輕重隨事決遣至年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各給假五日曰期盡速還也囚等曰有君如是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爲暴自華原臨政州東北七十里甑山中忽有六駮食猛獸咸以爲化感所致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爲樹碑立祠四時祭焉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子宰均嗣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也家本寒微少爲州吏性廉謹同僚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匹與業拒而不受行臺郎中郭秀相禮接方欲薦之會秀卒魏彭城王韶齊神武之壻也拜定州刺史除業爲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勠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入爲中書令臨路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令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唯有一馬瘦死韶以業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相酬償業固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爲典籤州中要職諸

人欲相賄贍止患無方便耳令喚食肉恐致聚斂有損聲名所以仰違明教後未旬日韶左右王四德董惟金並以馬死託肉爲長史裴英密啓神武有書與韶大致誚讓業尋被譖出外行縣事後神武書責韶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乃令出外也及韶代下業亦隨還贈送一無所受仁之後爲西兖州臨別謂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使劉西兖如此欽歎業荅曰唯知自修也韶爲并州刺史業復爲典籤仍兼長史齊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召爲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

後尋業斷決處謂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補
河間王國郎中令清貧自守未曾有失文宣謂侍中裴英
起曰卿識河間王郎中孟業不一昨見其國司文案似是
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王元韶其人清忠正直世
所希有帝曰如公言者比來便是大屈除中書舍人文宣
初唯得姓名及因奏事見其羸老又質性敦朴無升降之
容加之平緩寡於方便有一道士由吾道榮以術藝被迎
將入內業為通名忽於衆中抗聲奏云由吾道士不食五
穀帝命推而下之又令點檢百官敷奏失所帝遣人以馬
鞭擊業頭至于流血然亦體其衰老非力所堪皇建二年

累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名其年夏五官張凝因出使得
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者合郡咸以政化
所感因即申上至秋復有東燕縣人班映祖送嘉禾一莖
九穗河清三年敕人間養驢催買甚切業曰吾既為人父
母豈可坐看此急令宜權出庫錢貸人取辦後日有罪吾
自當之後為憲司所劾被攝之日郡人皆泣而隨之迭相
弔慰送業度關者有數百人至黎陽郡西方得辭決攀援
號哭悲動行路詣闕許冤者非一人敕乃放還郡中父老
扣河迎接武成親戎自洛還鄴道由東郡業具牛酒率人
吏拜謁路旁自稱糞土臣孟業伏惟聖駕親行有征無戰

謹上微禮便與人吏俱唱萬歲導引前入帝大嘉之後除廣平太守年既老理政不如在東郡時武平九年爲太中大夫加衛將軍尋卒業志守質素不尚浮華爲子結婚爲朝肺腑叱羅氏其子以蔭得爲平原王段孝先相府行參軍乃令作今世服飾綺襦紈袴叱羅家又恃姻婭炫曜矜誇業知而不禁素望頗貶之

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也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瓊幼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荆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不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府長流參軍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爲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并州嘗有強

盜長流參軍張龍推其事所疑賊徒竝已拷伏失物家竝識認唯不獲盜贓文襄付瓚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贓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爾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瓚至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陵縣人魏雙成住處與畿內武城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而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瓚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云但存府君其隣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大富爲賊攻急告曰我物

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祅賊劉黑苟構結徒侶通
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隣邑於此伏其德
績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
一盃酒無不即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爲濟州
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爲徵及欲求謁
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啓口其
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閒何由得論
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責券郡人趙穎官至樂陵太守年
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穎恃年老苦
請遂便爲留乃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割人聞受趙穎餉瓜

欲貢新果至門問知頼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
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
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
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
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年春揔集大儒衛覬
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
吏曹爲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衷禮又
蠶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内其兵賦次第竝立明式至於
調役事必先辦郡縣吏長恒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不
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絶食者千餘

家瓊晉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悉以給付飢者州計戶
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飢餒恐罪累府君
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
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
庶懷之遂無一人經州前後四表列爲尤最遭憂解職故
人贈遺一無所受尋起爲司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書
辛術曰既直且正名以定體不虞不申初瓊任清河太守
裴獻伯爲濟州刺史獻伯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房延祐
爲樂陵郡過濟州裴問其外聲延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
惡裴云得人譽者非至公荅云若爾黃霸龔遂君之罪人

也後有敕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爲瓊陷瓊申其枉滯
議者尚其公平畢義雲爲御史中丞以猛暴任職理官忌
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得情雪者甚衆寺署臺案皆
於瓊遷三公郎中趙州及清河南中有人頻告謀反前後
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
更思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寃枉
不放反逆昂大慙京師爲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皇建
中賜爵安定縣男徐州行臺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
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軀有司徵檢四隣防宿及蹤跡所
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怨訴不爲推賊瓊遣僧

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贓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款引道俗歎伏舊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輒度淮南歲儉啓聽淮北取糴後淮北人飢復請通糴淮南遂得商估往還彼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爲大理卿而齊亡仕周爲博陵太守隋開皇初卒

路去病陽平人也風神踈朗儀表瓌異齊河清初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以正直知名敕用士人爲縣宰以去病爲定州饒陽縣令去病明閑時務性頗嚴毅人不敢欺然至廉平爲吏人歎伏武平四年爲成安縣令都下有鄴臨漳成安三縣輦轂之下舊號難爲重以政亂時艱綱

紀不立近臣內戚請囑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答勢要之徒雖廝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嫌恨自遷鄴以還三縣令政術去病獨爲稱首周武平齊重其能官與濟陰郡守公孫景茂二人不被替代發詔褒揚去病後以尉遲迥事隋大業初卒於冀氏縣令

梁彥光字脩芝安定烏氏人也祖茂魏秦華二州刺史父顯周荆州刺史彥光少歧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爲至

孝所感魏大統末入學略涉經史有規檢造次必以禮解
褐祕書郎周受禪遷舍人上士武帝時累遷小馭下大夫
母憂去職毀瘠過禮未幾起令視事帝見其毀甚嗟歎久
之後為御正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宣
帝即位拜華州刺史進封華陽郡公以陽城公轉封一子
後拜柱國青州刺史屬帝崩不之官隋文帝受禪以為岐
州刺史兼領宮監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上嘉其
能下詔褒美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以厲清正
後轉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
大安奏課連最為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

俗人多變詐爲之作歌稱其不能理政上聞而譴之竟坐
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
帽餳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
復爲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復爲相州
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擿姦
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
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
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
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
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

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諍訟惰業無成者坐之
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
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尅勵風俗大改有滏陽人焦通
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
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
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彥光訓喻而遣之後改過勵行
卒爲善士吏人感悅略無諍訟卒官贈冀定瀛青四州刺
史謚曰襄子文謙嗣弘雅有父風以上柱國世子例授儀
同歷上饒二州刺史遷鄱陽太守稱爲天下之最徵拜户
部侍郎遼東之役領武賁郎將爲盧龍道軍副會楊玄感

作亂其弟武賁郎將玄縱先隸文謙玄感反間未至而玄縱逃走文謙不之覺坐是配防桂林而卒少子文讓初封陽城縣公後爲鷹揚郎將從衞玄擊楊玄感於東都力戰而死贈通議大夫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歡仕魏爲南兗州刺史河陽侯爲高氏所誅叔略被腐刑給使殿省身長九尺有志氣頗見忌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文器之引置左右授都督襲爵爲侯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引爲中尉漸被委信兼督內外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齊王憲引爲園苑監數進兵謀憲甚奇之從武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封清鄉縣公拜汴州刺

史號爲明決宣帝營建東都以叔略有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略所定尉遲迥之亂鎮大梁以軍功拜大將軍復爲汴州刺史隋文帝受禪加位上大將軍進爵安定郡公在州數年甚有聲稱遷相州刺史政爲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以粟帛班示天下百姓爲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德自爲司農凡所種植叔略別有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叔略輒爲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心獨見闇與理合甚爲上所親委高熲楊素禮遇之叔略雖爲司農往往參督九卿事性頗豪侈

每食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至洛陽上令録囚徒將奏晨至獄門於馬上暴卒上嗟悼久之贈亳州刺史謚曰襄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人稱為書庫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以毋憂去職開皇初召拜汝南太守郡廢為曹州司馬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病者景茂減俸禄為饘粥湯藥多方振濟之賴全活者千數上聞嘉之詔宣示天下十

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下詔褒美之加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脩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女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致仕上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

就拜淄州刺史賜以馬轝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
論者稱為良牧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謚曰康身死之日
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
去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慶青州刺
史公義早孤為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中選良家子
任太學生武帝時召入露門學令受道義每月集御前令
與大儒講論上數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授宣納中士從
平齊累遷掌治上士掃寇將軍隋文帝作相授內史上士
參掌機要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攝內史舍人賜爵安陽

縣男轉駕部侍郎使勾檢諸馬牧所獲十餘萬匹上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罄心從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絶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轝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聽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而喻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兒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人有

遇疾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固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内呼爲慈母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聽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貴公義即宿聽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荅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欲諍訟者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于滄海皆苦水災境内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

郎妻崔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仁壽元年追充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内官寮犯法未入州境豫令使屬之公義荅曰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暕銜之及煬帝即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爲黄門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冤相繼不絶後數歲帝悟除内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爲司隷大夫檢校右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城郡卒子融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祖元璋魏司州大中正相華二州刺史父裕周聞喜令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爲州里所敬雖至親昵無敢狎侮仕周歷宣納上士畿伯大夫及隋文

帝受禪擢拜水部侍郎封率道縣伯未幾出爲廣漢太守甚有能名俄而郡廢時帝勵精思政妙簡良能出爲牧宰儉以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決遣之佐吏從容而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人夷悅服蜀王秀之得罪也儉坐與交通免職及還鄉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嘆伏焉煬帝嗣位徵之于時多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並帶戎資唯儉起自良吏帝嘉其績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儉清節愈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

威以涿郡賛務郭絢潁川賛務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匹絢肅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及大業末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人夷卒無離叛竟以保全及義兵至長安尊立恭帝儉與留守李粲縞素於州南向慟哭旣而歸京師相國賜儉物三百段就拜上大將軍歲餘卒於家時年八十九郭絢河東安邑人家世寒微初爲尚書令史後以軍功拜儀同歷數州司馬長史皆有能名大業初刑部尚書宇文㢸巡省河北引絢爲副煬帝將有事遼東以涿郡爲衝要訪可任者聞絢有幹局拜涿郡賛務吏人悅服數載遷爲通守兼領留

守及山東盜起絢逐捕之多所克獲時諸郡無復完者唯
涿郡獨全後將兵擊竇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月
不息敬肅字敬儉河東蒲坂人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
簿開皇初爲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幽州長史
仁壽中爲衞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潁川郡贊務
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隷大夫薛道衡爲天下郡官之
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弥篤時左翊衞大將軍宇文述
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州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
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由是述銜
之八年朝於涿郡帝以其年老有能名將擢爲太守者數

矣輒爲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家無餘財歲餘終于家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爲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爲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諍訟絶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訟路將送數百里不絶遷爲臨潁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熲言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矣卿能獨異於衆良足美也顧謂侍臣曰

若不殊奬何以勸人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爲齊州參軍初無足稱後被
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竝枷鎖
傳送次滎陽憫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虧
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媿於
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苦辛吾欲
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揔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
敢違伽於是悉脫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
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
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

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竝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絶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奸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理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本如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率土之人非爲難教良是官人不加示曉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爲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祖沖仕周爲刑部大夫建州刺史因

家弘農父毗鬱林令德深初爲隋文帝挽郎後歷馮翊郡書佐武陽郡司户書佐以能遷貴鄉長爲政清靜不嚴而肅會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于時王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斂人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于時盜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寳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如此者數矣其隣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恬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

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歔欷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猾人負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屛處於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險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爲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衆庶合境悲泣因從而居住者數百家寶藏深害其能

會越王侗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
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
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李密
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爲
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豈
以道路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陣貴鄉館
陶人庶至今懷之

論曰爲政之道寬猛相濟猶寒暑迭代俱成歲功者也然
存夫簡久必藉寬平大則致鼓腹之歡小則有息肩之惠
故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張膺等皆有寬仁之心至

誠待物化行所屬愛結人心故得所去見思所居而化詩所謂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然哉

列傳第七十四　　北史八十六

鄭道寧　王烈　校正

列傳第七十五 酷吏　　北史八十七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 子神

張赦提 趙霸

崔暹

邸珍

田式

燕榮

元弘嗣

王文同

夫爲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教之本也法令刑罰教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可致化百世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昔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踈闊遂漏吞舟故大姦巨猾犯義悖禮郅都甯成之倫猛氣奮發摧拉凶邪一切以救時弊雖乖教義或有所取焉于洛侯之徒前書編之酷

吏或因餘緒或以微功遭遇時來忝竊髙位肆其褊性多
行無禮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所莅職莫不懍然居其下
者視之如蛇虺過其境者逃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
善加人之罪事非疾惡其所笞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為豺
狼之不若也其禁姦除猾殆與郅甯之倫異乎君子賤之
故編於酷吏魏有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張赦提羊祉
崔暹酈道元谷楷齊有邸珍宋游道盧斐畢義雲周書不
立此篇隋書有庫狄士文田式燕榮趙仲卿崔弘度元弘
嗣王文同今檢髙遵羊祉酈道元谷楷宋游道盧斐畢義
雲庫狄士文趙仲卿崔弘度各從其家傳其餘並列於此

云

于洛侯代人也爲秦州刺史貪酷安忍部人呂勝脛纏一具洛侯輒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隴客刺殺人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洛侯生拔隴客舌刺其本幷刺胷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苦痛隨刀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絶始斬其首支解四體分懸道路見者無不傷楚歎愕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孝文詔使者於州常刑人處宣告兵人然後斬洛侯以謝百姓

胡泥代人也歷官至司衛監賜爵永成侯泥率勒禁中不

憚豪貴殿中尚書叔孫侯頭應內直而闕於一時泥以法
繩之侯頭恃寵遂與口諍孝文聞而嘉焉賜泥衣服一襲
出爲幽州刺史假范陽以北平陽尼碩學遂表薦之轉爲
定州刺史以暴虐刑罰酷濫受納貨賄徵還戮之將就法
孝文臨太華殿引見遣侍臣宣詔責之遂就家賜盡
李洪之本名文通恒農人也少爲沙門晚乃還俗眞君中
爲狄道護軍賜爵安陽男會永昌王仁隨太武南征得元
后姊妹二人洪之潛相餉遺結爲兄弟遂便如親頗得元
后在南兄弟名字乃改名洪之及仁坐事誅元后入宮得
幸於文成生獻文元后臨崩太后問其親因言洪之爲兄

與相訣經日具條列南方諸兄珍之等手以付洪之遂號爲獻文親舅太安中珍之等兄弟至都與洪之相見敘元后平生故事計長幼爲昆季以外戚爲河內太守進爵任城侯威儀一同刺史河內北連上黨南接武牢地險人悍數爲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斬賊者便加重賞勸農務本盜賊止息誅鋤姦黨過爲酷虐後爲懷州刺史封汲郡公徵拜內都大官河西羌胡領部落反叛獻文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輿駕至幷州詔洪之爲河西都將討山胡皆保險距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雞原以對之時諸將悉欲進攻洪之乃開以

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獻文嘉之遷拜尚書外都大官
後爲使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任設禁姦之制
有帶刃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州
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
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枉見殺害者至有百數亦
葩渴郎羌深居山谷雖相羈縻王人罕到洪之芟山爲道
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興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
將數十騎至其里閭撫其妻子問所疾苦因資遺之衆羌
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戎夷頗有威惠
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初洪之微時妻張氏亦聰強婦人

自貧賤至富貴多所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之後得劉芳從姊重之踈張氏亦多所産育爲兩宅別居偏厚劉室由是二妻妬競兩宅母子往來如讎及莅西州以劉自隨洪之素非廉清每有受納時孝文始建祿制法禁嚴峻遂鎖洪之赴京親臨太華庭集羣臣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疹病灸療艾炷圍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及臨盡沐浴衣幘防卒扶持出入遍巡家庭如是再三泣歎良久乃臥而引藥始洪之託爲元后兄公私自同外戚至此罪後孝文乃稍對百官辯其誣假而諸李猶善相視恩紀如親洪之

始見元后計年爲兄及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僕寔長幼其呼拜坐皆如家人暮年數延攜之宴飲醉酣之後時或言及本末洪之則起而加敬笑語自若富貴赫奕舅戚之家遂棄宗專附珍之等後頗存振本屬而猶不顯然劉氏四子長子神少有膽略以氣尚爲名以軍功封長樂縣男累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孝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撫軍葛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尅會葛榮見禽以功進爵爲公元顥入洛莊帝北巡以神爲侍中又除殿中尚書仍行相州事車駕還宮改封安康郡公普泰元年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大中正薨贈司徒公冀州刺史子士豹齊受

禪例降

張赦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爲武賁中郎時京畿盜魁首稱豹子彪子竝善弓馬於靈丘鴈門間聚爲劫害至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臍引腸遶樹而共射之以爲戲笑其暴酷如此軍騎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赦提爲逐賊軍將未幾而獲彪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自是清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溢家處隘險寥止亡命與之爲劫獻文怒之孥戮其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赦提募求捕逐以赦提爲遊徼軍將前後擒獲殺之略盡因此濫有屠害尤爲忍酷既貧前稱又藉此功除幽

州刺史假安喜侯赦提克己厲約遂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命僧尼因事通請貪虐流聞中散李眞香出使幽州採訪牧守政績眞香驗案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妻姑爲太尉東陽王丕妻恃丕親貴自許詣丕申訴求助謂赦提曰當爲訴理幸得申雪願寛憂不爲異計赦提以此差自解慰段乃陳列眞香昔當因假而過幽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不果今臺使止挾前事故威逼部下栲楚過極横以無辜證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重往究訊事狀如前處赦提大辟孝文詔賜死於第將就盡命妻而責之曰貪濁穢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禍

九泉之下當爲仇讎矣又有華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大使崔光奏霸云不遵憲度威虐任情至乃手擊吏人寮屬奔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納之軌物輒禁止在州詔免所居官

崔暹字元欽本云清河東武城人也世家于滎陽潁川之間性猛酷少仁恕姦猾好利能事勢家初以秀才累遷南兗州刺史盜用官瓦贓汙狼籍爲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尋即眞遣子析戶分隸三縣廣占田宅藏匿官奴障恡陂葦侵盜公私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官後累遷瀛州刺史貪暴安忍人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

至人村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是暹荅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默然而去以不稱職被解還京武川鎮反詔暹爲都督李崇討之違崇節度爲賊所敗單騎潛還禁於廷尉以女妓園田貨元乂獲免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司徒公冀州刺史追封武津縣公子瓚字結珍位兼尚書左丞卒瓚妻莊帝姊也後封襄城長公主故特贈瓚冀州刺史子茂字祖昂襲祖爵

邸珍字安寶本中山上曲陽人也魏太和中徙居武州鎮孝昌中六鎮兵起珍遂從杜洛周賊洛周爲葛榮所吞珍入榮軍榮爲尒朱榮所破珍與其餘黨俱徙并州從齊神

武出山東神武起義信都拜珍長史封上曲縣侯除殷州刺史珍求取無猒大爲州人所疾苦後兼尚書右僕射大行臺節度諸軍事擊梁州將成景儁等解東行圍回軍彭城珍御下殘酷士衆離心至於土人豪族遇之無禮遂爲州人所害後贈定州刺史司空公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邽人也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爲本郡太守式性剛果多武藝拳勇絶人仕周位渭南太守政尚嚴猛吏人重足而立無敢違法遷本郡太守親故屏跡請託不行周武帝聞而善之進位儀同三司賜爵信都縣公擢拜延州刺史從平齊以功授上開府徙爲建州刺史

改封梁泉縣公後從韋孝寬討尉遲迥以功拜大將軍進爵武山郡公及隋文帝受禪拜襄州摠管專以立威爲務每視事于外必盛氣以待之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壻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誡寧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羈思式知之杖寧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式以爲慢己立棒殺之或寮吏姦贓部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受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是爲上所譴除名式慙恚不

食妻子至其所輒怒唯侍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索椒
欲自殺家人不與隂遣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又奪棄之
式恚卧其子信時爲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既是朝廷
重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者多矣旋復升用大人何
能久乎乃至於此式欻起抽刀斫信信避之刃中於門上
知之以式爲罪已之深復其官爵尋拜廣州揔管卒官
燕榮字貴公華隂弘農人也父偘周大將軍榮性剛嚴有
武藝仕周爲內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儀同三
司封高邑縣公隋文帝受禪進位大將軍進封落叢郡公
拜晉州刺史尋從河間王弘擊突厥以功拜上柱國遷青

州摠管在州選絕有力者爲伍伯吏人過之者必加詰問
輒楚撻之創多見骨姦盜屛跡境內肅然他州縣人經其
界者畏若寇讎不敢休息後因入朝覲特加恩遇榮以母
老請每歲入朝上許之伐陳之役以爲行軍摠管率水軍
自東萊傍海入太湖取吳郡既破丹陽吳人共立蕭瓛爲
主宇文述所敗退保包山榮率精甲躡之瓛敗走爲榮所執
事平檢校揚州摠管尋徵爲武候將軍後除幽州摠管榮
性嚴酷有威容長吏見者莫不惶懼自失范陽盧氏世爲
著姓榮皆署爲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
盈前飲噉自若嘗按部道次見叢荊堪爲笞箠命取之輒

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有罪當覓及後犯細過將撾之人曰前日被杖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介况有過邪榜捶如舊榮每巡省營內聞人吏妻有美色輒舍其室而淫之貪暴放縱日甚時元弘嗣除幽州長史懼辱固辭上知之勑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忿曰竪子何敢弄我及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罰之每笞不滿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搆榮遂收付獄禁絕其糧弘嗣飢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寃上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鞫問奏榮毒虐又贓穢狼藉遂徵還京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

幾榮死於蛆出之處有子詢

元弘嗣河南洛陽人也祖剛魏漁陽王父經周漁陽郡公弘嗣少襲爵十八爲左親衛開皇元年從晉王平陳以功授上儀同後除觀州長史以嚴峻任事州人多怨之轉幽州時揔管燕榮肆虐於弘嗣每笞辱弘嗣心不伏遂被禁及榮誅弘嗣爲政酷又甚之每鞫囚多以酢灌鼻或椓弋其下竅無敢隱情姦偽屏息仁壽末授木工監修營東都大業初煬帝潛有遼東意遣弘嗣於東萊海口監造船諸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當作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已下無不蛆生死者十三四尋遷黃門侍郎轉殿中少監

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奴賊寇隴西詔弘嗣擊之及玄感反弘嗣屯兵安定或告之謀應玄感代王侑遣執送行在所以無反釋帝疑之除名徙日南道死有子仁觀

王文同京兆頻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爲光祿少卿以忤旨出爲恒山郡贊務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而數之因令㓻木爲大橛埋之於庭出尺餘四面各埋小橛令其人踣心於木橛上縛四支於小橛以棒打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慴氣及帝征遼

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為
妖妄皆收繫之北至河間召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輒覆面
於地而捶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為佛會者數
百人文同以為聚結惑衆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
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
驚駭各奏其事帝聞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鎖之斬於
河間以謝百姓讎人剖其棺臠其肉噉之斯須咸盡

論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寬
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為惡
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螫多行殘忍賤人肌膚同諸木石

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恚俱殞異術皆斃各其宜焉凡百君子以爲有天道矣

三百八十字

列傳第七十五　　北史八十七

鄭道寧　王烈　校正

列傳第七十六 隱逸　　北史八十八

眭夸

馮亮

鄭脩

崔廓 子賾

徐則

張文詡

蓋兼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夷齊獲全於周武華矞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許以激貪之用督其迹者矯以教義之風而肥遯不歸代有其人矣故易

稱遯世無悶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翁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賤貧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庇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夷情得喪忘懷累有比夫邁德弘道匡俗庇人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

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爲用無爲而無不爲也自叔世澆浮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羣而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爲超遠哉案魏書列眭夸馮亮李謐鄭脩爲逸士傳隋書列李士謙崔廓廓子賾徐則張文詡爲隱逸傳今以李謐士謙附其家傳其餘並編附篇以備逸傳云

眭夸一名旭趙郡高邑人也祖邁晉東海王越軍謀掾後

沒石勒為徐州刺史父遂字懷道慕容寶中書令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好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鬚鬢致白每一悲哭聞者為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為莫逆之交浩為司徒奏徵為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經留數日唯飲酒談敘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桃簡浩小名浩慮夸即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乃以夸騾內

之廐中冀相維縶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𥅆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夸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夸本縣兼遺以所乘馬爲書謝之夸更不受其縣馬亦不復書及浩沒爲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𥅆夸婦父鉅鹿魏攀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壻之禮情同朋好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及卒葬日赴會者如市無子

玉山縣斈刊

四百十九字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梁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也少博覽諸書又篤好佛理隨道恭至義陽會中山王英平義陽獲焉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性清靜後隱居嵩山感英之德以時展覲英亡亮奔赴盡其哀慟宣武嘗召以為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許又欲使衣幘入見若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強逼還山數年與僧禮誦為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會逆人王敞事發連山中沙門法而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山遂寓居景明寺敕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思其舊居復還山室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工思結架巖林甚得栖遊之

適頗以此聞宣武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深等同視嵩山形勝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亮時出京師延昌二年冬因遇篤疾宣武敕以馬輿送令還山居嵩高道場寺數日卒詔贈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遺誡兄子綜殮以衣帢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灰燼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喪連日驟雪窮山荒澗鳥獸飢窘僵尸山野無所防護時有壽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屍拂去塵霰禽蟲之迹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衣服如本唯風帢巾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信大栗十枚言

期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置把中經宿乃爲蟲鳥盜食皮殼在地而亦不傷肌體焚燎之日有素霧翁鬱回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絶山中道俗營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鄭脩北海人也少隱於岐南凡谷中依巖結宇不交世俗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還山舍蘭根申表薦脩明帝詔付雍州刺史蕭寶寅訪實以聞會寶寅作逆事不行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

貧母賤由是不爲邦族所齒初爲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
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
還鄉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爲忘言友時稱崔李士謙
死廓哭之慟爲之作傳輸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家
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廓甞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文
多不載隋大業中終于家子賾字祖濬七歲能屬文容貌
短小有口辯開皇初秦孝王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儒定
樂授校書郎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去職性
至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後徵爲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
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爲晉王轉記室參軍自此去

豫章王重之不已遺贖書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
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
史傳嘗竊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栖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
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深致遠視漢
臣之三篋似陟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
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宫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
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
大啓南陽方開東閤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
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
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

多慙子建書不盡意寧俟繁辭贖答曰一昨伏奉教書榮既非恒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繫管輅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吳札之論周頌詎盡揄揚郢客之奏陽春誰能赴節伏惟令王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邁於東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雞樹騰聲鵷池播美望我清塵悠然路絶祖濟燕南贅客河朔惰游本無意於希顔豈有心於慕藺未嘗聚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況復桑榆漸暮藜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求馬首薛養雞鳴謬齒鴻

儀虛班驥阜挾太山而超海比報德而非難埋崑崙以爲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屬周桐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宣桃李眞龍將下誰好有名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下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爲之不逮曹植儻豫聞高論則不殞令名楊脩若竊在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啓以聞豫章得書賚米五十石并衣服錢帛時晉邸文翰多成其手王入東宮除太子齋帥俄兼舍人及元德太子薨以疾歸于家後徵起居舍人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群臣莫有識者賾答

曰謹案漢文帝已前未有冠幘即是文帝以來所製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人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天子大悅賜縑二百匹從駕往太山詔問賾曰何處有羊腸坂賾答曰臣案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答曰臣案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賾與世基許善心演爲六百卷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遼

東之役授鷹揚長史置遼東郡縣名皆賾之議也奉詔作東征記九年除越王長史于時山東盜賊蜂起帝令撫慰高陽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十二年從駕江都宇文化及之弒帝也引爲著作郎稱疾不起在路發疾卒於彭城年六十九賾與河南元善河東柳䛒大原王邵吳興姚察琅琊諸葛潁信都劉焯河間劉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談竟日所著詞賦碑誌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未及施行江都傾覆咸爲煨燼

徐則東海郯人也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論議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遂

懷栖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者數百人若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中應召來甜懇於至眞觀朞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粒養性所資唯松水而已雖隆冬冱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爲之刊山立頌初在縉雲山太極眞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聞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曉義理頗味法門悦性沖玄恬神虛白飡松餌术栖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風雲游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嶽猶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

四百四十字

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悆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己佇望披雲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于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不變晉王下書曰天台眞隱東海徐先生虛確居宗沖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

衣飡松餌木栖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騰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使乎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眞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屍解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怛化猶愴于懷喪事所資隨須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槨餘衣詎藉墳壟但杖舄在爾可同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遣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知其靈

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賵物千叚遣畫工圖其
狀令栁䛒爲之讃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
遠知等亦行辟穀道以松水自給皆爲煬帝所重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琚開皇中爲洹水令以清正聞文詡
博覽群書特精三禮隋文帝方引天下名儒碩學之士文
詡時游太學博士房暉遠等莫不推伏之書侍御史皇甫
誕一時朝彥恒執弟子之禮以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遂
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而召之
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固辭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
歸灌園爲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

人鄉黨頌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
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
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爲遠近所悉鄰家築牆心有不直
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文詡常有胥疾會醫者自言善禁
文詡令禁之遂爲刀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
文詡遽遣之因爲隱諱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
人短皆此類也州縣以其貧素將加賑恤輒辭不受嘗閑
居無事從容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
擊几自樂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家鄉
人爲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論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為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眭夸忘懷纓冕畢志丘園或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或不教而勸虛往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其孰能至此然文詡見傷無愠徐則志在沈冥不可親疎莫能貴賤皆可謂抱樸之士矣崔廓感於屈辱遂以肥遁見稱祖濬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堂構父子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列傳第七十六　　北史八十八

鄭道寧　王烈　校正

列傳第七十七　藝術上　北史八十九



北史列傳七十七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麴紹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綦母懷文

張子信

陸法和

蔣昇

強練

庾季才 子質

盧太翼

耿詢

來和

蕭吉

楊伯醜

臨孝恭

劉祐

張冑玄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醫巫所以禦袄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人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裨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敘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

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醫巫則文摯扁鵲季咸華他其巧
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莫不探靈入妙
理洞精微或弘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
得而稱矣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
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熒惑人心
遂令時俗妖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得壽終而死
藝成而下意在兹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
或叙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
是以後來作者咸相祖述自魏至隋年移四代至於遊心
藝術亦爲多矣在魏則叙晁崇張深殷紹王早耿玄劉靈

助江式周澹李脩徐謇王顯崔彧蔣少游以爲術藝傳在齊則有由吾道榮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吳遵世趙輔和皇甫玉解法選魏寧綦母懷文張子信馬嗣明爲方伎傳在周則有冀儁蔣昇姚僧垣黎景熙趙文深褚該強練以爲藝術傳在隋則有庾季才盧太翼耿詢韋鼎來和蕭吉張胄玄許智藏萬寶常爲藝術傳今檢江式崔彧冀儁黎景熙趙文深各編別傳又檢得沙門靈遠李順興檀特師顏惡頭并以陸法和徐之才何稠附此篇以備術藝傳前代著述皆混而書之但道茍不同則其流異今各因其事以類區分先載天文數術次載醫方伎巧云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善天文術數爲慕容垂太史郎從慕容寶敗於參合晁爲道武所獲從平中原拜太史令詔崇造渾儀遷中書侍郎令如故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奏占爲角蟲將死帝既剋姚平於柴壁以崇言之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牛果大疫輿駕所乘巨犗數百頭亦同日斃於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崇弟懿明辯而才不及崇以善北人語爲黃門侍郎懿好矜容儀被服僭度言音類帝左右每聞其聲莫不驚悚帝知而惡之後其家奴告崇懿叛招引姚興及興寇平陽帝以奴言爲實執崇兄弟並賜死

張深不知何許人也明占候自云甞事苻堅堅欲征晉深勸不行堅不從果敗又仕姚興爲靈臺令姚泓滅入赫連昌昌復以深及徐辯對爲太史令統万平深辯俱見獲以深爲太史令神䴥二年將討蠕蠕深辯皆謂不宜行與崔浩爭於太武前深專守常占而不能鉤深賾遠故不及浩後爲驃騎軍謀祭酒著觀象賦其言星文甚備文多不載又明元時有容城令徐路善占候坐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須臾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出城候焉俄而赦至又道武明元時太史令王亮蘇垣太武時破和龍得馮弘太史令閔盛孝文時

太史趙獎生並知天文後太史令趙勝趙翼趙洪慶胡世
榮胡法通等二族世業天文又永安中詔以恒州人高崇
祖善天文每占吉凶有驗特除中散大夫永熙中詔通直
散騎常侍孫僧化與太史胡世榮太史令張寵趙洪慶及
中書舍人孫子良等在門下外省校比天文書集甘石二
家星經及漢魏以來二十三家經占集五十五卷後集諸
家撮要前後所上雜占以類相從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中
外官及圖合為七十五卷僧化東莞人也識星分案文占
以言災異時有所中普泰中尒朱兆惡其多言遂繫於廷
尉免官永熙中孝武帝召僧化與中散大夫孫安都共撰

兵法未就而帝入關遂罷元象中死於晉陽
殷紹長樂人也達九章七曜太武時爲算生博士給事東宮西曹太安四年上四序堪輿表言以姚氏之時行學伊川遇遊遁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興字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間興將臣到陽翟九崖巖沙門釋曇影間興即北還臣獨留住依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就道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爲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黃帝四序經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陽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

章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叙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交會相生爲表裏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釋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經文傳授於臣山神禁嚴不得賫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居嶮難無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維鶉火感物懷歸自爾至今二十五載臣前在東宮以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聖詔敕臣撰録集其要最仰奉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略當世所須吉凶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貴賤等級尊卑差別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内呈先帝晏駕依先撰録謹以上聞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其從子玖亦

以學術著名

王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陰陽九宮及兵法善風角明元時喪亂之後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爲設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東莞鄭氏執得讎人趙氏剋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爲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取七人令一人爲行主者佩此符於雞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平旦當有十人相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黒牛一黒牛最在前一黒牛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男五父也諸子並爲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家趙氏竟免後早

與客清晨立於門內遇有卒風振樹旱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時有兩匹馬一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即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隣里辭別仍沐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有馬一白一赤從州而至即促旱上馬遂詣行宮時太武圍凉州未拔故許彥薦之旱彥師也及至詔問何時當剋此城旱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剋帝從之如期而剋輿駕還都久不雨帝問旱旱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猶無片雲帝召旱詰之旱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四合遂大雨滂沲旱苦以疾辭乞歸鄉里詔許之遂終於家或言許彥以其術

勝恐終妨己謫令歸之耳

耿玄鉅鹿宋子人也善卜占有客叩門玄在室已知其姓字并所賫持及來問之意其所卜筮十中八九别有林占時或傳之而性不和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玄則拒而不許每云今既貴矣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代京法禁嚴切王公聞之莫不驚悚而退故玄多見憎忿不爲貴勝所親官止鉅鹿太守

劉靈助燕郡人也師事范陽劉弁而麤𩾦無頼或時負販或復刼盗賣術於市後事介朱榮榮信卜筮靈助所占屢中遂被親待爲榮府功曹參軍建義初榮於河陰害王公

鄉士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亦相率朝行宮靈助以其州里倚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數十人榮入京師超拜光禄大夫封長子縣公從上黨王元天穆討邢杲元顥入洛天穆度河會介朱榮於太行及將攻河内令靈助筮之靈助曰未時必尅時已向中士衆疲怠靈助曰時將至矣榮鼓之即便尅陷及至北中榮攻城不獲以時盛暑議欲且還以待秋涼莊帝詔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破十八九間果如言車駕還宮進爵燕郡公贈其父僧安爲幽州刺史尋兼尚書左僕射慰勞幽州流人北還與都督侯深等討葛榮餘黨韓婁滅之於薊仍釐州務又爲幽并

營安四州行臺及尒朱榮死莊帝幽崩靈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方術堪能動衆又以尒朱有誅滅之兆遂自號燕王大行臺爲莊帝舉義兵馴養大鳥稱爲己瑞妄說圖讖言劉氏當王又云欲知避世入鳥村遂刻氈爲人象書桃木爲符書作詭道厭祝法人多信之時西河人紇豆陵步藩舉兵逼晉陽尒朱兆頻戰不利故靈助唱言尒朱自然當滅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冀人悉從之從之者夜舉火爲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普泰元年率衆至博陵之安國城與叱列延慶侯深尒朱羽生等戰戰敗被禽斬於定州傳首洛陽支分其體初靈助每云三月末我必入定

州介朱亦必滅及將戰靈助自筮卦不吉以手折蓍棄之地云此何知尋見禽果以三月入定州而齊神武以明年閏三月滅兆等於韓陵山永熙二年贈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曰恭時又有沙門靈遠者不知何許人有道術嘗言介朱榮成敗預知其時又言代魏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及齊神武至信都靈遠與勃海李嵩來謁神武待靈遠以殊禮問其天文人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勃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並宜速用兵遲則不吉靈遠後罷道姓荊字次德求之不知所在

李順興京兆杜陵人也年十餘乍愚乍智時莫識之其言

未來事時有中者盛冬單布衣跣行冰上及入洗浴略不患寒家嘗爲齋方食器用不周順興言昆明池中有大荷葉可取盛餅食其所居去池十數里日不移影順興負荷葉而歸腳猶泥舉坐驚異後稍出城市常冠道士冠人有憶者不過數日輒至其家號爲李練好飲酒但不至醉貴賤並敬之得人所施輒散乞貧人蕭寶夤反召順興問曰朕王可幾年對曰爲天子自有百年者十年者一年者百日者事由可知及寶夤敗裁百日也有侯終德者寶夤之黨寶夤敗後收集反者順興稱其必敗德乃棒殺順興置城隍中埧之起活如初後賀拔岳北征順興與魏收書上

爲毛鴻賔等九人姓名者悉放貴還順興從後提一河東
酒瓿以繩繫之於城巷牽行俄而蒲坂降又無何至太傅
梁覽家庭中卧以布衫到覆身上後覽於趙崔反通使東
魏事泄被誅覽以衣到覆果如順興之形周文嘗至溫泉
順興求乞溫泉東閤驪山下二畝地周文曰李練用此何
爲對曰有用未幾至溫湯遇患卒於其地初大統十三年
順興謂周文曰可於沙苑北作一老君象面向北作笑狀
周文曰何爲答曰令笑破蠕蠕時甚惑未解其意及蠕蠕
國滅周文憶語遂作順興象於老君側
檀特師者名惠豐身爲比丘不知何處人飲酒噉肉語嘿

無常逆論來事後皆如言居於涼州宇文仲和爲刺史請
之至州内歷觀厩庫乃云何意畜他官馬官物仲和怒不
聽任涼州未幾仲和拒不受代朝廷令獨孤信禽之仲和
身死資財没官周文遺書召之檀特發至岐州會齊神武
來寇玉壁檀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
還侯景未叛東魏之前忽捉一杖杖頭刻爲獼猴令其面
常向西日夜弄之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而景啓降尋復
背叛人皆以爲驗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
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
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之檀特云汝亦著王亦

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又著白綃帽左右復問之云汝不著王亦著也尋而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事驗多如此也俄而疾死

由吾道榮琅琊沭陽人也少爲道士入長白山太山又遊燕趙間聞晉陽有人大明法術乃尋之是人爲人家傭力無名者久求訪始得其人道家符水禁咒陰陽歷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歲餘是人謂榮云我本恒岳仙人有少罪過爲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至汾河遇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將至天是人

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如此法道榮所不得也道榮仍歸本郡隱於琅邪山中辟穀餌松朮茯苓求長生之秘又善洞視蕭軌等之敗於江南其日道榮言之如目見其後鄉人從役得歸者勘問敗時形勢與道榮所説符同尋爲文宣追往晉陽道榮恒野宿不入逆旅至遼陽山中夜初馬驚有猛獸去馬止十餘步所追人及防援者並驚怖將走道榮徐以杖畫地成火坑猛獸遽走道榮至晉陽文宣見之甚悅後歸鄉里隋開皇初備禮徵辟授上儀同三司諫議大夫沐陽縣公從晉王平陳還苦辭歸至鄉卒年八十

五又有張遠遊者文宣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帝置之玉匣云我貪人間作樂不能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

顏惡頭章武郡人也妙於易筮遊州市觀卜有婦人負囊粟來卜歷七人皆不中而強索其粟惡頭尤之卜者曰君若能中何不爲卜惡頭因筮之曰登高臨下水洞洞唯聞人聲不見形婦人曰姙身已七月矣向井上汲水忽聞胎聲故卜惡頭曰吉十月三十日有一男子詣卜者乃驚服曰是顏生邪相與具羊酒謝焉有人以三月十三日詣惡頭求卜遇兑之履惡頭占曰君卜父父已亡當上天聞哭

聲忽復蘇而有言其人曰父臥疾三年矣昨日雞鳴時氣盡舉家大哭父忽驚寤云我死有三天人來迎欲升天聞哭聲遂墮地惡頭曰更三日當永去果如言人問其故惡頭曰兌上天下土是今日庚辛本宮火故知卜父今三月土入墓又見宗廟文發故知死變見生氣故知蘇兌爲口主音聲故知哭兌變爲乾乾天也故升天兌爲言故父言故知有言未化入戌爲土三月土墓戌又是本宮鬼墓未後三日至戌故知三日復死惡頭又語人曰長樂王某年某月某日當爲天子有人姓張聞其言數以寶物獻之豫乞東益州刺史及期果爲天子擢張用之惡頭自言危在

彭城後遊東都逢彭城王尒朱仲遠將伐齊神武於鄴召惡頭令筮惡頭野生不知避忌高聲言大惡仲遠怒其沮衆斬之

王春河東安邑人也少精易占明陰陽風角齊神武引爲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將士皆懼神武將退軍春叩馬諫曰比至未時必當大捷遂縛其子詣軍門爲質若不勝請斬之賊果大敗後從征討恒令占卜其言多中位東徐州刺史賜爵安夷縣公卒贈秦州刺史

信都芳字玉琳河間人也少明筭術兼有巧思每精心研

究或墜坑坎常語人云筭歷玄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沈思
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後為安豐王延明召入賓
館有江南人祖暅者先於邊境被獲在延明家舊明筭歷
而不為王所待芳諫王禮遇之暅後還留諸法授芳由是
彌復精密延明家有羣書欲抄集五經筭事為五經宗及
古今樂事為樂書又聚渾天欹器地動銅烏漏刻候風諸
巧事并圖畫為器準並令芳筭之會延明南奔芳乃自撰
注後隱於并州樂平之東山太守慕容保樂聞而召之芳
不得已而見焉於是保樂弟紹宗薦之於齊神武為館客
授中外府田曹參軍芳性清儉質樸不與物和紹宗給其

羸馬不肯乘騎夜遣婢侍以試之芳忽呼歐擊不聽近已
狷介自守無求於物後亦注重差勾股復撰史宗芳精專
不已又多所闚涉丞相倉曹祖珽謂芳曰律管吹灰術甚
微妙絶來既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留意十數日便
報珽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內葭莩灰祖對試之無驗後
得河內灰用術應節便飛餘灰即不動也爲時所重竟不
行用故此法遂絶又著樂書遁甲經四術周髀宗其序曰
漢成帝時學者問蓋天楊雄曰蓋哉未幾也問渾天曰落下
閎爲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莫之息矣此言
蓋差而渾密也蓋器測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於祖故云

未幾也渾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隱見難變故云幾乎是時太史令尹咸窮研晷蓋易古周法雄乃見之以為難也自昔周公定影王城至漢朝蓋器一改焉渾天覆觀以靈憲為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為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效玄象芳以渾算精微術機萬首故約本為之省要凡述二篇合六法名四術周髀宗文上黨李業興撰新曆自以為長於趙敺何承天祖沖之三家芳難業興五 闕 又私撰曆書名曰靈憲曆算月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甚甄明每云何承天亦為此法而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者書未成而卒

宋景業廣宗人也明周易爲陰陽緯候之學兼明歷數魏武定初任北平太守齊文宣作相在晉陽景業因高德政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謂勃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時魏武定八年三月也高德政徐之才並勸文宣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沮計將還賀拔仁等又云宋景業誤王宜斬之以謝天下帝曰宋景業當爲帝王師何可殺也還至并州文宣令景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乾君也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順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

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帝大悅天保初封長城縣子受詔撰天保歷李廣爲之序

許遵高陽新城人也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其驗若神齊神武引爲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不橫死是以任性疎誕多所犯忤神武常容借之芒陰之役遵謂李業興曰賊爲水陳我爲火陳水勝火我必敗果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爲開府記室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必致後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遵好與生人相隨不欲與死人同路岳彊給其馬以行至都

尋喪三臺初成文宣宴會尚書以上三日不出許遵妻季
氏憂之以問遵遵曰明日當得三百匹絹季氏曰若然當
奉三束遵曰不滿十匹既而皆如言文宣無道日甚遵語
人曰多折筭來吾筮此狂夫何時得死於是布筭滿床大
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文宣以十月崩遵果以九月死
子暉亦學術數遵謂曰汝聰明不及我不勞多學唯授以
婦人產法豫言男女及產日無不中武成時以此數獲賞
焉又有滎陽麴紹者亦善占候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
二伏牛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
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

四百三十六字

然煙先起煙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而如紹言
吳遵世字季緒勃海人也少學易入恒山忽見一老翁授
之開心符遵世跪水吞之遂明占卜後出遊京洛以卜筮
知名魏孝武帝之將即位使之筮遇否之萃曰先否後喜
帝曰喜在何時遵世曰剛決柔則春末夏初也又筮遇明
夷之賁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若能敬始慎終不失法度
無憂入地矣終如其言後齊文襄引爲大將軍府墨曹參
軍從遊東山有雲起恐雨廢射戲使筮遇剝李業興云坤
上艮下剝艮爲山山出雲故知有雨遵世云坤爲地土制
水故知無雨文襄使崔暹書之云遵世若著賞絹十匹不

著罰杖十業興若著無賞不著罰杖十業與曰同是著何
獨無賞文襄曰遵世著會我意故賞也須臾雲散二人各
受賞罰皇建中武成以丞相在鄴下居守自致猜疑甚懷
憂懼謀起兵每宿輒令遵世筮遵世云自有大慶由是不
決俄而趙郡王等奉太后令以遺詔追武成更令筮之遵
世云比巳作十餘卦其占自然有天下之徵及即位除中
書舍人固辭老疾授中散大夫和士開封王妻元氏無子
以側室長孫爲妃令遵世筮遵世云此卦偶與占同乃出
其占書云元氏無子長孫爲妃士開喜於是起叫
而舞遵世著易林雜占百餘卷後預尉遲迥亂死焉

趙輔和清都臨漳人也少以明易善筮爲齊神武館客神武崩於晉陽葬有日矣文襄令文宣與吳遵世擇地頻卜不吉又至一所筮遇革咸云凶輔和少年最在衆人後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彖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文宣遽登車顧云以此地爲定即義平陵也有人父爲刺史得書云疾是人詣館別託相知者筮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後輔和謂筮者云泰乾下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果凶問至有人父疾託輔和筮遇乾之晉慰諭令去後告人云乾之遊魂乾爲天爲父父變爲魂而升於天能無死乎亦如其言大寧武平中筮

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至通直常侍入周亦爲儀同
隋開皇中卒
皇甫玉不知何許人也善相人齊文襄之自潁川歸文宣
從後玉於傍縱觀謂人曰大將軍不作物指文宣曰會道
北垂皐湊者及文宣即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袜其眼使
歷摸諸人至文宣曰此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
於常山長廣二王並曰亦貴至石動桶曰此弄癡人至二
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玉嘗爲高歸彥相曰位極人臣
但莫反歸彥曰我何爲反玉曰公有反骨孝昭賜趙郡王
十死不問王喜曰皇甫玉相臣云當惡死今復何慮帝以

王輒爲諸王相心不平之王謂其妻曰殿上者不過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洪慶妻洪慶以啓帝怒曰向婦女小兒評論萬乘主敕召王王每照鏡自言兵死及被召謂妻曰我今去不廻若過日午時當得活既至正中遂斬之文襄時有吳士雙盲妙於聲文襄歷試之聞劉桃枝聲曰有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犬爲人所使聞趙道德聲曰亦繫屬人富貴翕赫不及前人聞侯景聲與道德相似聞太原公聲曰當爲人主聞文襄聲不動崔暹私掐之乃謬言亦國主也文襄以爲我家羣奴猶極貴況吾身也又時有御史賈子儒亦能相人崔暹嘗將子

儒私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眄速非帝王相也竟如言齊代善相者有館客趙瓊其婦叔寄弓弓已轉在人處盡知之時人疑其別有假託不然則姑布子卿不如也初魏正始前有沙門學相遊懷朔舉目見人皆有富貴之表以為必無此理燔其書而後皆如言乃知相法不虛也

解法選河內人也少明相術又受易於權會筮亦頗工陳郡袁叔德以太子 闕 行博陵太守不願之官以親老言於執政楊愔愔語云既非正除尋當遣代叔德意欲留尊累在京令法選占云不踰三年得代終不還也勸其盡

家而行又爲叔德相云公邑邑終爲吏部尚書鑒照人物
後皆如言又頻爲和士開相中士開牒爲開府行參軍
魏寧鉅鹿人也以善推禄命徵爲館客武成以巳生年月
託爲異人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
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又有陽子術語人曰謡言盧十六
雉十四犍子拍頭三十二且四八天之大數太上之祚恐
不過此既而武成崩年三十二
綦母懷文不知何許人也以道術事齊神武武定初齊軍
戰芒山時齊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曰赤火色黑水
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爲黃神武遂改

爲豬黃所謂河陽幡者也懷文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
以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爲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
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鑄宿柔鋌是
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頓截三十札也懷文又云
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劒處其土可瑩刀每云昔在
晉陽爲監館館中有一蠕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懷文云
此人別有異筭術仍指庭中一東樹云令其布筭子即知
其實數乃試之并辯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剝數
之唯少一子筭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懷文位
信州刺史又有孫正言謂人曰我昔聞曹普演有言高王

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也
德之謂德昌也滅年號承光即承承之矣
張子信河内人也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恒隱白鹿山
時出遊京邑甚爲魏收崔季舒所重大寧中徵爲尚藥典
御武平初又以太中大夫徵之聽其所志還山又善易筮
及風角之術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庭樹鬬而
墮焉子信曰不善向夕當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
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可往雖勑亦以病辭子信
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勑
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不堪動詰朝而難

作子信齊亡卒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戒行沙門同老是自幼見之容色常定人莫能測也或謂出自嵩高遍遊遐邇既入荆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為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為國立効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度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固問之曰亦剋亦不剋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

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踊躍即攻之若得彼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風即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

此雖爲刹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
水中見約抱刹仰頭裁出鼻遂禽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
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
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爲郡守及魏圍江陵約以
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陵謂曰
貧道已却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爲檀越宜即遂取乃請還
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
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
橫之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度峽口勢蹙進退不
可王琳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

孔明可謂爲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揷表令掘之如其言又甞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爲授三歸龜乃入草初入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爲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爲弟子山中多毒虫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輙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

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齚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爲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不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居士後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襃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襃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

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術爲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所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籥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貫客居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所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爲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䭔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

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師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堊其城門著麤白布衫袴布邪巾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敗滅復取前凶服著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䭔餅焉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雹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揔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軍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為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郡公宋

莅為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莅弟[illegible]為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莅兄弟入朝文宣聞其有奇術虛心想見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既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何作此術法和手持香鑪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幰油絡網車仗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荊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宋莅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

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
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爲太尉世猶謂之居士
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床而終浴訖將
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而視之空棺而已法和
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剥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爲尚可
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
天共五年說者以爲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
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法和在荆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
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肯嫁娶恒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
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列更作淫有司考驗並實越姥因

爾改適生子數人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也少好天文玄象之學周文雅信待之大統三年東魏竇泰頓軍潼關周文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酉周文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秦分今大軍既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與泰戰禽之自後遂降河東剋弘農破沙苑由此愈被親禮九年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周文欲遣兵援之昇曰春王在東熒惑又在井鬼分行軍非便周文不從軍至芒山不利而還太師賀拔勝怒曰蔣昇罪合萬死周文曰蔣昇固諫曰師出不利此敗也孤自取之恭

帝元年以前後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高城縣子後除太中大夫以年老請致事詔許之加定州刺史卒於家

強練不知何許人也亦不知其名字先是李順興語默不恒好言未然之事當時號爲李練世人以強類之故亦呼爲練焉容貌長壯有異於人神情敞悅莫之能測意欲有所說逢人輒言若値其不欲言縱苦加祈請不相酬答初聞其言略不可解事過後往往有驗恒寄住諸佛寺好行人家兼歷造王公邸第所至人皆敬信之晉公護未誅前練嘗手持一瓠到護第門外抵破曰瓠破子苦時柱國平

高公俟伏龍恩深被任委强練至龍恩宅呼其妻元氏及其妾媵并婢僕等竝令連席而坐諸人以逼夫人苦辭不肯强練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貴賤遂逼就坐未幾而護誅諸子竝死龍恩亦伏法仍籍没其家建德中每夜上街衢邊樹大哭釋迦牟尼佛或至申旦如此者累月聲甚哀苦俄而廢佛道二教大象末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遺之强練張囊受之隨即漏之於地人或問之强練曰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於龍首山城遂空廢後莫知其所終又有蜀郡衛元嵩者亦好言將來事蓋江左寶誌之流天和中遂著詩預

論周隋廢興及皇家受命竝有徵驗尤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

庾季才字叔弈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縣祖詵南史有傳父曼倩光祿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湘東王繹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梁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居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歷謂曰朕猶慮禍起蕭墻季才曰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荊陝還都以避其患帝初然之後與吏部

尚書宗懍等議乃止俄而江陵覆滅周文帝一見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曰卿宜盡誠事孤當以富貴相答初荊覆亡衣冠士人多没爲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文問何能若此季才曰郢都覆敗君信有罪搢紳何咎皆爲賤隷誠竊哀之故贖購耳周文乃悟曰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武定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後宇文護執政問以天道徵祥對曰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護沈吟久之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自是漸疎及護夷滅閱其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誅唯得季

才兩紙盛言緯候宜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季
才甚得人臣之禮因賜粟帛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秘
苑封臨潁縣伯宣帝嗣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及隋文帝爲丞相嘗夜召問天時人事季才曰天道精微
難可悉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得
爲箕潁事乎帝黙然久之曰吾今譬騎武誠不得下矣因
賜以綵帛曰愧公此意大定元年正月季才上言今月戊
戌平旦青氣如樓闕見國城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
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
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

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爲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爲得天數今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帝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旦奏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爲遷徙計帝愕然謂熲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季才絹布及進爵爲公謂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於是令季

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謂曰天道秘奥推測多途
執見不同不欲令外人干預此事故令公父子共爲之及
書成奏之賜米帛甚優九年出爲均州刺史時議以季才
術藝精通有詔還委舊任以年老頻求去職優旨每不許
會張胄玄歷行及袁充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因言充謬
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禄歸第所有祥異常令人就家訪
焉仁壽三年卒季才局量寛弘術業優博篤於信義志好
賓遊常吉日良辰與琅邪王褒彭城劉瑴河東裴政及宗
人言等爲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栁䛒之徒雖後進
亦申遊欵撰靈臺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

卷地形志八十七卷竝行於世
子質字行脩早有志尚八歲誦梁元帝玄覽言志等十賦
拜童子郎仕隋累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
懿立言忠鯁每有灾異必指事面陳煬帝多忌刻齊王暕
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爲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
我乃使兒事齊王由是出爲合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
至臨渝問東伐剋不對曰伐之可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
色曰朕今摠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質曰願安駕住
此命將授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旣難行可
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今段何如

對猶執前見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克遣人豈有成功帝遂行既而楊玄感反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遽歸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爲此耳今玄感成乎質曰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分玄感之封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宜鎮撫關內使百姓歸農三五年令四海少豐然後巡省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馳傳鎖質詣行在所至東都下獄竟死獄中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歷襄武令元德太子學士齊王屬義寧初爲太史令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

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博綜羣書尤善占候筭曆之術隱於白鹿山徙居林慮山茱萸澗受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以爲神仙可致隋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爲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文帝惜其才配爲官奴久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帝將避暑仁壽宮太翼固諫曰恐是行鑾輿不反帝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斬之帝至宮寢疾臨崩命皇太子釋之及煬帝即位漢王諒反帝問之答曰何所能爲未幾諒果敗帝從容言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

姓章仇四岳之胄與盧同源於是賜姓盧氏大業九年從駕至遼東太翼言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楊玄感反書聞帝甚異之數加賞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稱數關諸秘密時莫能聞後數歲卒於雒陽

耿詢字敦信丹楊人也滑稽辯給伎巧絶人陳後主時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會羣俚反叛推詢爲主柱國王世積討禽之罪當誅自言有巧思世積釋之以爲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智寶以玄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筭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閤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動合符契世積知而奏之

文帝配詢爲官奴給太史局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復當誅何稠言耿詢之巧思若有神上於是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即位進欹器帝善之免其奴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七年車駕東征詢上言曰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爲中以詢守太史丞宇文化及弒逆之後從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天文宇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歸矣謀欲去之爲化及所殺著鳥情占一卷行於世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也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周大冢

宰宇文護引之左右累遷畿伯下大夫封洹水縣男隋文
帝微時詣和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爲丞相拜儀同既受禪
進爵爲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龍潛所言曰昔陛下在周
與永富公竇榮定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即識其人臣當時
即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
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
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爲
將領陣無不破臣即於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
明年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
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于時王誼梁彥光等

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得無災鄣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揔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和同郡韓則嘗詣和相和謂之後四五當得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爲三五加以五月爲四五大官椁也和言多此類著相經三十卷道士張賓焦子順鴈門人董子華等此三人當文帝龍潛時竝私謂帝曰公當爲天子善自愛及踐位以賓爲華州刺史子順爲開府子華爲上儀同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

尤精陰陽筭術江陵覆亡歸于魏爲儀同周宣帝時吉以
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
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浮沈又與
楊素不協由是擯落鬱鬱不得志見上好徵祥之説欲乾
没自進遂矯其迹爲悅媚焉開皇十四年上書曰今年歲
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爲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
以庚申爲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樂汁圖徵云天元十
二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
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即至尊本命辛德在景此
十一月建景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爲本命與月合德而

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況乃甲寅蔀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爲九元之先行年爲三長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曰強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歷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

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覽之恍賜物五百段房陵王時爲太子言東宮多鬼魅鼠妖數見上令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坐有回風從艮地鬼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逐之風出宮門而止謝土於未地設壇爲四門置五帝坐于時寒有蝦蟆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從人門而出行數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及獻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

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三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爲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没然竟從吉言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當冬王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其後上將親臨發殯吉復奏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罡臨卯酉謹案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納退

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
稱我當爲太子竟有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
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
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
當有真人出矣吾前紿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
二百者取世二運也吾言信矣汝其誌之及煬帝嗣位拜
太府少卿加位開府嘗行經華陰見楊素冢上有白氣屬
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候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
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玄感曰公宜早改葬
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爲吉祥託以遼東未滅不遑私門之

事未幾而玄感以反族滅帝彌信之後歲餘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録一卷宅經八卷葬經六卷樂譜二十卷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要決一卷太一立成一卷並行於時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隋開皇初徵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文帝召與語竟無所荅賜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游行市里形體垢穢未甞櫛沐時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游永樂爲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爲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爲非所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

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東道北壁上有青帬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寃以詣伯醜伯醜爲之筮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就取果得之又將軍許知常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速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幷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有人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爲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爲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爲卿說且向西市

東壁門南第三店爲我買魚作鱠當得馬矣其人如教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禽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隂易之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爲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簿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匹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言悠尒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辯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論者以爲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

臨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筭術隋文帝甚親遇之每言災祥之事未嘗不中上因令考定隂陽書官至上儀同著欹

器圖三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宮五墓一卷遁甲録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厄百九卷百怪書十八卷禄命書二十卷九宮龜經一百一十卷太一式經三十卷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竝行於世

劉祐滎陽人也隋開皇初爲大都督封索盧縣公其所占候合如符契文帝甚親之初與張賓劉暉馬顯定歷後奉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韜上善之復著陰策二十卷觀臺飛候六卷玄象要記五卷律歷術文一卷婚姻志三卷產乳志二卷式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歷志十二卷歸正易十卷竝行於世

張冑玄勃海蓨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煚薦之隋文帝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律曆事時輩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冑玄所推步甚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士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冑玄等辯析之暉杜口一無所答冑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曆言前曆差一日内史通事顏慜楚上言曰漢時落下閎改顓頊曆作太初曆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上大

恍漸見親用冑玄所謂歷法與古不同者三事其一宋祖沖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劆曆法嫌沖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冑玄以此二術年限懸隔追撿古注所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爲度法冬至所宿歲別漸移八十三年却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歷宿起牛初明其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景寅元歷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冑玄以爲加時先後逐氣參差就月爲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

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
日行速則月逐日少遲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時早晚
以爲損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一百
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行遲
計二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下即其率
也其三自古諸曆朔望逢交不問内外入限便蝕張賔立
法創有外限應蝕不蝕猶未能明胄玄以日行黄道歲一
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道交絡黄道每
行黄道内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
終而復始月經黄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五度以下

即爲當蝕若月行內道則在黃道之北蝕多有驗月行外
道在黃道之南也雖遇正人無由掩映蝕多不驗遂因前
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蝕分事皆明著其
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古歷五星行度皆守恒率見伏
盈縮悉無格準冑玄候之各得真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
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許日即如熒惑平見在雨水氣即
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
以爲定見諸星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
其積候所知時人不能原其旨其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
凡諸古歷皆以爲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冑玄積候知辰

星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即如辰星平晨見在雨水者應見即不見若平晨見在啓蟄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内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其三古曆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胄玄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眞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差八十餘日留回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即如熒惑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驗今古皆密其四古曆食分依平即用推驗多少實數罕符胄玄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即速背之

則遲皆十五度外及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歷加時朔望同術冑玄積候知日蝕所在隨方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歷交分即爲蝕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即蝕既其應多少自古諸歷未悉其原冑玄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故其蝕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内掩日便盡故其蝕乃既自此以後更遠者其蝕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冑玄所立蝕分最爲詳密其七古歷二分晝夜皆等冑玄積候知其有差

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凡此胄玄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大業中卒于官

列傳第七十七　　北史八十九

鄭道寧　王烈　校正